



魏绍昌

茅盾的新疆之难 / 未完成的《茅盾作品插图集》 / 夏衍同志二三事 / 吴组缃先生活在我的心中

旧上海的亭子间 / 《鸳鸯蝴蝶派》我见 / 上海“孤岛”是怎样沦陷的 / 《哀乐中年》与“文学者丛刊” / 民国电影的三大要点 / 从韩菁清之死说开去 /

难忘的梁白波 / 月光下的三喜宴 / 雨中苏州两日行 /
金婚佳话 / 茶为媒

京 华访“犬”记 / 戊戌两老人 / 甲戌三婴和“宝马灵犬” / 红房子里的狗会 / 京华六日行



德 美讲学小记 / 台湾红楼之旅
归来谈 / 红楼因缘 /
《三国演义》摭谈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导言

梅 兰芳、周信芳百年祭 / 从《宇宙锋》说到《连环套》 / 杜月笙与孟小冬 / 黄金荣与露兰春 / 从越剧的起飞说起

京华

美梦

学人文丛

京
华
美
梦

► 魏绍昌

学人文丛
京华美梦

魏绍昌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东华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76,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50 本

ISBN 7-5320-5840-9/G·5995 定价：(软精)9.70 元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 52815253×3019 地址：云岭西路 400 弄 251 号

目 录

第 1 辑

- 茅盾的新疆之难 ③
- ⑧ 未完成的《茅盾作品插图集》
- 夏衍同志二三事 ⑭
- ⑬ 吴组缃先生生活在我的心中

第 2 辑

- 旧上海的亭子间 ⑨
- ⑦ 《鸳鸯蝴蝶派》我见
- 上海“孤岛”是怎样沦陷的 ⑪
- ⑧ 《哀乐中年》与“文学者丛刊”
- 民国电影的三大要点 ⑫
- ⑮ 从韩菁清之死说开去
- 难忘的梁白波 ⑯

目
录

- 69 月光下的三喜宴
 雨中苏州两日行 ● 72
 ● 74 金婚佳话
 茶为媒 ● 77

第 3 辑

- 京华访“犬”记 ● 81
 ● 93 戊戌两老人
 甲戌三婴和“宝马灵犬” ● 96
 ● 100 红房子里的狗会
 京华六日行 ● 106

第 4 辑

- 德、美讲学小记 ● 121
 ● 124 台湾红楼之旅归来谈
 红楼因缘 ● 131
 ● 150 《三国演义》摭谈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
 索引集》导言 ● 165

第 5 辑

- 京
华
美
梦
- 梅兰芳、周信芳百岁祭 ● 183
 ● 189 从《宇宙锋》说到《连环套》
 杜月笙与孟小冬 ● 195

215 黄金荣与露兰春

从越剧的起飞说起 229

252 跋



第 1 辑

三毛读《少年印刷工》 张乐平 1985 年作
(文见《未完成的〈茅盾作品插图集〉》)

茅盾的新疆之难

1979年2月8日茅盾先生写了一封给赵丹同志的信，由北京寄到上海，托我转交。因为抗战初期，他们在新疆有过一年光景的共同遭遇，信中茅盾询问赵丹那时的一些情况。其时赵丹的身体时感不适，于是拖至当年冬天才由他回忆口述，托我执笔写了回信。现将茅盾的来信照录如下。

赵丹同志：请您回忆，你们共几人到新疆，何年何时到的，坐什么交通工具。你们到新疆后演的第一个戏是什么戏（话剧名字我不记得了），后来又演过什么话剧。你们是暂时住在汉族文化协会的院子里，是否有个打球的空地，打何种类的球？有个姓王的空军人员常来和你们玩球，熟了后说些不满于盛世才的话，因为你们的警惕性高，就由徐韬到我家里研究此人。我与徐韬决定不管如何，先写信给盛世才报告此事。（因为很可能此人是盛世才派来试探你们的），盛世才得信极称赞你们做的对。后来我从孟一鸣（教育厅长，延安派去的）那里知道空军中有人被抓了，猜度起来，因其确是盛世才所派，而嫌其太蠢，故仍逮捕。此事何时发生，能记得其大概的时间

么？请赐复。即致敬礼！

沈雁冰（1979）二月八日

赵丹的回信就是据来信提出的几点一一作答，也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后来在茅盾写的回忆录中，基本上都采用了。第二年（1980）初夏，赵丹就住进了医院，至10月10日因胰腺癌不治去世。第三年（1981）3月27日茅盾接着也去世了，所以1984年《新文学史料》上茅盾的回忆录连载至《新疆风雨》这一章时，两位均已作古，我读了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盛世才是1933年新疆一次政变中上台的，因地处边陲，蒋介石忙于剿共，鞭长莫及，盛世才利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打出“反帝、亲苏、清廉、建设、民平（民族平等）”六大政策的旗帜，实际是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的独裁王国。民主进步人士杜重远受其蒙蔽，1937年写了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替他宣扬。抗战兴起，杜又约了茅盾、张仲实、萨空了等文化界名人共赴新疆建设。1939年初茅盾偕夫人孔德沚与张仲实在去疆的途中，已经风闻到盛世才两面派的一些做法，不过他们既已应邀，就没有从最坏处考虑，还是不辞道路的艰险，在2月20日抵达新疆。茅盾和张仲实用在杜重远任院长的新疆学院执教外，担任了新疆文化协会的正、副委员长。新疆的1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促进会，这个新成立的文化协会就是统领各个促进会的。茅盾等看到了新疆的实际情况，知道已经上当受骗，经过同延安派来工作的同志商量，决定“多做事，少说话”，静待时机，再谋脱身。

不料6月初盛世才收到了赵丹、徐韬具名从重庆打来的一份电报，表示他们从事影剧工作的四对夫妻（赵丹与叶露

茜、徐韬与程婉芬、王为一与俞佩珊、朱今明与陈瑛)和一位搞音乐的易烈,九个人渴望来祖国的边境开展话剧运动,要求盛督办批准入疆。盛世才将电报给茅盾、张仲实看了,两人知道这是赵丹等受了杜重远那本小册子的影响,真以为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因他们直接与盛世才联系,已不便明显地阻止,为了不想让他们自投罗网,便对盛说这几位住惯大城市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此地的生活,并且这里没有演话剧的基础,他们除了演戏,也做不了别的事情,建议盛婉却为好。盛就让茅盾拟电劝阻,哪里想得到赵丹等没有领悟回电中茅盾的苦心暗示,马上又来电报披肝沥胆地表示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决意要来。于是盛世才复电让他们来了。

两个月后,四位女的在兰州搭上飞机先到。五位男的是坐车长途跋涉通过大戈壁才到的。他们沿路也听到了“入疆不易出疆更难”之类的风声,因此当茅盾代表盛督办去欢迎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这里的实际情况。茅盾私下告诉赵丹和徐韬,这里虽然不准讲国民党的好话,也禁止和苏联领事馆接触,盛世才对内地来的人都存戒心,到处布满了密探。谈到电报的事,赵丹说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别有用心,以为不过是怕我们吃苦的客气话。然而事已至此,悔亦无用,先将话剧运动开展起来再说吧。好在赵丹等组成的话剧实验团,隶属于茅盾主管的文化协会之下,随时可以得到照应。

新疆原来只有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舞蹈,戏曲只有秦腔,从未演过话剧,但赵丹主演的影片《马路天使》是放映过的,所以各族青年对话剧还是欢迎的。公演的第一个戏是章泯编的五幕剧《战斗》,讲沦陷区群众抗日的故事,戏在1939年“9·18”八周年的纪念日首演,当天《新疆日报》出了特刊,茅盾写

了介绍文章。此戏居然连演一个多星期，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随后陆续推出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章泯的《故乡》和几个独幕剧，卖座也都不错。

1939年10月已发生杜重远冤案，11月又有大批干部被捕，茅盾等人益发不安起来，都想早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1940年初，张仲实接到伯母去世的电报，盛世才虽然口头同意他回去奔丧，可是一直没有给他放行的机票，这样就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4月20日茅盾也接到了母亲在故乡乌镇逝世的电报，盛世才仍然作了同样的对付。后来茅、张经过不少周转，特别是取得了延安派来工作的同志的帮助，才能搭上5月5日苏联过路的便机。飞机原定直飞兰州，可是飞到哈密却奉命暂停过夜，第二天再飞。茅盾夫妇和张仲实这一夜通宵没有合眼，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所以当飞机飞过新疆边防的猩猩峡，他们犹如逃出了鬼门关一样的轻松。茅盾多年后才知道，那天盛世才放走他们后，又反悔了，立即勒令飞机在哈密降落。当夜盛给哈密的行政长官连续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叫将茅盾夫妇和张仲实三人扣留下来，随即打来第二次叫等一等再执行，至深夜三点钟打来的第三次电话中，盛世才方说了句：“算了，让他们走吧。”

茅盾离疆后隔不几天，赵丹、徐韬等许多进步人士就被捕了。再不久，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进攻，盛世才便撕下伪装，暴露了反共的真面目，不但处死了杜重远，而且对延安派去工作的许多同志以及中共驻疆的要员陈潭秋、毛泽民都下了毒手。赵丹、徐韬等则被关押了四年多，直至1944年国民党中央军队进驻新疆，盛世才垮了台，方从狱中释放出来。

赵丹是1945年初回到重庆的，他和茅盾见面时，两人不约而同的都说了一句：“我们是虎口余生的人。”当年8月，日

本投降，抗战胜利。11月赵丹在重庆主演了茅盾新写的剧本《清明前后》。这次演出，茅盾和赵丹又都说是对他们两人在新疆一段患难之交很有意义的纪念。

1996年5月

未完成的《茅盾作品插图集》

60年代初，征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意，我要为茅盾先生编一本完整的著译目录，便由我约同上海师院图书馆的徐恭时、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翟同泰等组成一个临时班子，一起在上海作协搞起来了。

早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5月茅盾刚到上海，我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便附了一份茅盾著译的单行本目录，请他过目校订。那只是他在4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过的创作与翻译的集子而已，至于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以及后来发表与出版的许多作品，当然都没有收录。

茅盾的著译，由于时间长、数量多、化名也多，且分散发表或出版于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与各家书店，有时还处于战争环境中，所以收录要做到完备正确，确非集体力量不可。我原想这次大家一起动手，又有出版社支持，一定可以完成了。不料事与愿违，终因以后运动的不断干扰，结果不了而了。直至80年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汇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其中的《茅盾研究资料》，由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孙中田与山东师大中文系的查国华合编，我任该书的责任编辑，便将20年前查录到的一些篇目提供给他们作为补充校核之用。

当初我们的资料虽未编成，我却由此派生出另外两件事

来。一件是在查找报刊的过程中，发现茅盾有三部中长篇小说，早已在报刊上连载完毕，一直没有出过单行本。那就是抗战前在上海《新少年》连载的《少年印刷工》、抗战时在重庆《文艺先锋》连载的《走上岗位》和解放前在香港《文汇报》连载的《锻炼》。于是我写信给茅盾，建议他早日出书。那时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然而他回信仍表示“目前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十年以后，或许又当别论”。后来虽然这三部小说的单行本都得以出版，那已是过了20年的事情了，遗憾的是茅盾临终前只出了《锻炼》一种，《走上岗位》和《少年印刷工》则成了纪念他逝世的出版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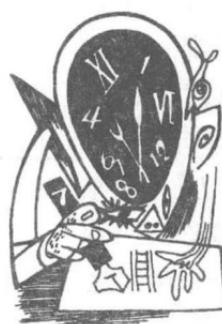
还有一件是我想编一本《茅盾作品插图集》，这是我从接

鉛 汞 蝕 之 三	勸 懈 蝕 之 二	風 流 蝕 之 一	鍛 練
少年 印 刷 工	三 八 六	紅	爭 來
茅 盾 著	書 目 楚 玄	箇 猶 樂 神	野 薑 翁

叶圣陶为开明版茅盾作品集题写的书名

触各种茅盾作品集子的封面与有些插图而引发出来的。当初有些封面设计颇有特色,决不可任其湮没。如茅盾最初写的三部中篇小说《幻灭》、《动摇》与《追求》,经《小说月报》连载后,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分别出书,这三本书的封面均由钱君匱设计,那是红黑套色的象征性图案;1930年这三本书改为“文学周报社丛书”,归开明书店出版,开明还出了总题为《蚀》的这三部曲的合订本,这四种书的封面都很单纯,书名用篆体字,作者署名用楷体字,这些功力独到的书法,就出自叶圣陶的手笔。开明以后续出的《子夜》、《虹》、《三人行》、《野蔷薇》、《宿莽》、《春蚕》等茅盾小说散文集子,全是叶圣陶所书。我们知道叶老与茅公的关系非同寻常,特别是茅盾这一署名,原来他自己写的是“矛盾”,改成茅盾,还是叶老当初将“矛”字加上草头之故,所以由叶圣陶来题写茅盾的书名,意味深长,倍感亲切。

又如抗战胜利那年前一个月(1945年7月)在重庆出版的茅盾散文集《时间的记录》,原为“良友文学丛书”第44种(战前在上海已出39种,战时在内地续出五种,这是最后一种),该丛书的封面有统一的格式,书名与作者都用铅字排印,每种书的颜色不同,而在右下角各有一块不同的画面。《时间的记录》的画面由漫画家廖冰兄绘制,他画了一个执笔爬格子而满脑门装着一面时钟的变形头像,深刻地体现了茅盾《后记》中所讽刺的寓意,很有意思。此书刚印



《时间的记录》重庆初版封面
1945年廖冰兄作

成,日本就投降了!那时为了“受降”与“复员”,本来不健全的交通运输,愈发紧张困难了。又因栈房失火,存书及纸型全部被毁,所以外流出来的这本书特少。第二年(1946年11月)上海重排出版,换了出版社,也换了封面。那末这已绝版的内地土纸本的封面设计,因其罕见而更觉珍贵了。

至于插图,当初茅盾的作品无论在报刊发表或结集出书时,除了早年在商务时代编写的十多本儿童读物之外,可以说都没有插图。其实这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书刊一贯的单纯朴素的风格,封面从不用浓脂重粉,出版的小说都不讲究装饰,几乎全无插图。这与当初流行的鸳鸯蝴蝶派书刊多用时髦女郎作封面,章回小说都有绣像或回目画的情况显然不同,两者并列在书市上,形成强烈的对照,读者一望即能分晓。但新文学小说偶尔也有插图,那往往是画家借其题材作为自己的美术作品发表或出版的。1937年木刻家刘岘曾为《子夜》作过28幅木刻图,由未名社单独出版,即是一例。50年代末,画家叶浅予为《子夜》画插图,那是外文出版社要出英文译本专请他画的。因为上海作协巨鹿路的房屋本是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之弟刘吉生的公馆,叶浅予要画《子夜》中大资本家的室内活动,便以此为蓝本,来作协素描这里的会客室、餐厅的装潢以及楼梯、吊灯等外状,我也为他出了点主意。后来英文本因限于篇幅,绘成的插图未能全部用上,我见过未用的几幅,也十分精彩,感到割爱实在可惜。我又想到茅盾曾为漫画家丁聪画的《阿Q正传》写序,1947年11月茅盾秘密离沪,就由丁聪陪同搭船赴港,两人情谊深厚,而且茅盾器重丁聪画作,丁聪敬佩茅盾小说,那末为什么不请丁聪也为茅盾小说画些插图呢?

既然原来的不少封面都很有保存价值,小说《子夜》已有